

量始每年歲次是歲
不同末約天祐之歲

歲不副固約一朝

社稷不濟事崩殂

巴夫盡興平歸不無

而義壽多責之故曰

已十家數去公室

諭首貳退之虛懷

命不期難惟實皆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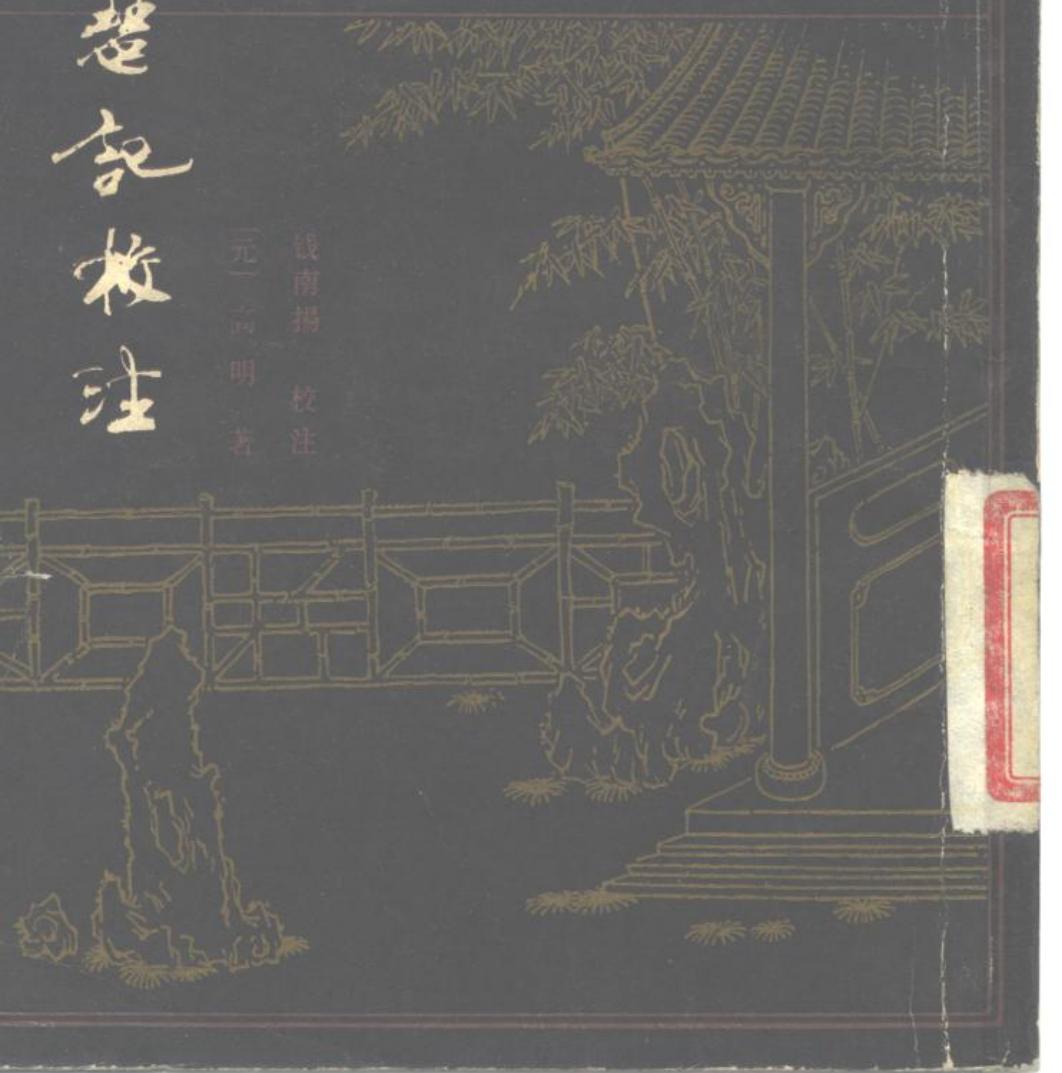
莫其危前望蒲酒

所與齊漢魯秦漢孔

元本張楚客校注

(元)高明著

錢南揚校注



I237.3/1

〔元〕高明著
钱南扬校注

元本琵琶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84233

784233



元本麗晉記校注

(元)高明著

钱南扬校注

(原中华上编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90,000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统一书号：10186·225 定价：0.67 元

前言

《琵琶记》刻本甚多，约略言之，有：

校钞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 清陆贻典钞本

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 明嘉靖苏州坊刻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 明虎林容与堂刻本

汤海若先生批评《琵琶记》 明万历刘次泉刻本

新刻重订出象附释标注《琵琶记》 明金陵唐晟绣刻演剧本

蔡中郎忠孝传 明万历刻本

陈继儒评鼎彝《琵琶记》 明书林萧蕡鸿刻六合同春本

《琵琶记》 明万历汪氏玩虎轩刻本

《琵琶记》 明黄氏尊生馆刻本

明吴兴凌氏刻朱墨本

元本出相南《琵琶记》 明刻本

《琵琶记》 明毛氏汲古阁刻六十种曲本

新刻魏仲雪批点琵琶记 明清间刻本

此外如永乐大典本，九宫正始所引的昆山顾本、俞本、吴江沈本，寒山堂九宫十三摄谱的明周藩刻本，未见流传，以及清人刻本，均从略。

上面十三个本子，可分二个系统：陆钞本和巾箱本是一个系统。陆氏虽时代稍晚，但他所依据的底本确是很古的：第一，它的形式，如不分出，前有题目等等，完全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同；第二，它的曲文，大致与九宫正始所引元谱同，还保持着戏文的本来面目。两本的署名，都作：「东嘉高先生编集，南溪斯干轩校正。」二者同出一源。惟巾箱本明人初步加工，已经把它分出。出是戏文本来有的，就是没有分写的习惯，分不分关系不大。所以它们和戏文三种有同样的价值，使我们得以认识戏文的真面目。而且有些问题，单凭原本还不能解决。譬如说：戏文题目，明改本把它删去，而在第一出副末报告戏情完毕，却多了四句下场诗。这明是题目的变相，然苦无证据。并且明人乱改一通之后，又不肯承认，往往托为古本。现在本戏既有原本，又有改本，试对照一下，不难尽发其覆，不仅证明下场诗即题目而已。本戏的价值，就在于这种地方。自李卓吾评本以下，十一本为又一系统，都被明人改得面目全非了。

本戏作者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约生于元成宗大德间，卒于明初，年七十。所作琵琶记名世，又有诗文集柔克斋集。宋元间，都市中编写戏剧的团体组织，叫做「书会」；书会中人，称为「才人」。才人，是不得志于时的，接近市民阶层的文人。而当时士大夫阶级，也有编写戏剧的，则称为「名公」。名公，基本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品中难免充满着封建教条。高明是理学家黄溍的学生，中过进士，做过官，元顾德辉玉山草堂雅集称他：「长才硕学，为时名流。」自然够得上称名公了。所以他的作品，有他的落后一面，是可以肯定的。可是话又得说回來了，他有他的倔强脾气，如元赵汸东山存稿二送高则诚归永嘉序云：「意所不可，辄上政治堂慷慨求去。」又云：「既开幕府，乃以论不合，避不治文书。」因为倔强，所以敢作敢为，不畏强圉，揭发官场的黑暗，关心百姓的疾苦。如本戏十六出，里正偷窃仓粮，要他赔偿，他说：「里正都无罪过，只是点粮诈钱的坐马坐驴。」就是说为了孝敬上司，他才偷窃。又如四十一出，丞相手下的爪牙，耀武扬威，无恶不作，而丞相置若罔闻。「大丞相不管是非」，揭发得尤其尽致。嘉庆瑞安志高明传：「监群马僧家奴贪残为害，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洎满任，民立碑。」所以还有他进步的一面。

蔡伯喈故事，大概在北宋早已流传民间了，所以早期戏文中已经有它的剧本。明徐渭南词叙

录「宋元旧篇」，第一本就是赵贞女蔡二郎，并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冲撞引首」也有蔡伯喈一本。明黄溥言：「闲中今古录云：『因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之句，因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其实此诗乃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句》，非刘后村作。黄氏信传闻之言，致有此误。且不知剧情，仅凭几句诗句，又如何改编呢？高明生长于戏文发源之地，一定看到过演出，见到过剧本，才从事改编，似较近情理。

或者疑心改编目的是要推重伯喈，应把他描写成为一个精练之士。今乃懦弱无能，任人摆布，未免不称。其实不然，本戏的中心人物应是赵五娘，她的几场戏都在诉说她的苦难，一定是继承戏文赵贞女而来，又经过高明的润饰，非常动人。陈毅同志曾云：「琵琶记赵五娘剪发、描容、挂画诸节，其悲苦动人之处，迄今恍惚犹在心目。平生新旧剧寓目不多，真使我领略悲剧至味者，乃川班之赵五娘也。文学趣味，以悲剧为最上乘。」（见《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陈毅同志与苏北的文化工作（倘然把伯喈描写得精练勇敢一些，辞婚辞官回里，岂非要影响赵五娘悲剧的发展了吗？

本戏以陆贻典钞本为底本，原不分出，阅读、徵引都不方便，今径把它分开。「出」字起源很

古，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四：「药山乃又问：『一闻汝解弄狮子，是否？』师（云岩）曰：『是。』曰：『弄得几出？』师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师曰：『和尚弄得几出？』曰：『我弄得一出。』」可见唐人早有此语。而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凡例云：「元人从『折』，今或作『出』，又或作『齣』。『出』既非古，『齣』复杜撰。」简直梦呓。今径用这个「出」字。卷首并增总目，每出之下注明戏情，以便检阅。

本戏校以巾箱本，及九宫正始所引元本。凡校勘以有助于文字的纠正、理解，或有参考价值者为限，不作机械的全面的校勘。

编者认识不高，见闻不广，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随时指正。

钱南扬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

目 录

卷 上

題 目.....

第一出 报告戏情.....一

第二出 蔡宅祝寿.....五

第三出 牛小姐规劝侍婢.....一五

第四出 蔡公逼伯喈赴试.....二六

第五出 伯喈夫妻分别.....三七

第六出 牛相教女.....四五

第七出 伯喈行路.....五一

第八出 赵五娘忆夫.....五四

第九出 新进士宴杏园.....五八

第十一出	五娘劝解公婆争吵……	七二
第十二出	牛相奉旨招婿……	七五
第十三出	伯喈拒婚……	八〇
第十四出	牛相发怒……	八四
第十五出	牛小姐愁配……	八七
第十六出	伯喈辞官辞婚不准……	九〇
第十七出	五娘请粮被抢……	九九
第十八出	伯喈允婚……	一〇
第十九出	伯喈牛宅结亲……	一一二
第二十出	蔡婆埋冤五娘……	一一七
	五娘吃糠……	一二〇
第二十一出	伯喈弹琴诉怨……	一二六

卷下

第二十二出	五娘侍奉公病	一三四
第二十三出	伯喈思家	一三九
第二十四出	五娘剪发卖发	一四三
第二十五出	拐儿脱骗	一四八
第二十六出	五娘葬公婆	一五四
第二十七出	伯喈牛小姐赏月	一五九
第二十八出	五娘寻夫上路	一六三
第二十九出	牛小姐盘夫	一六八
第三十出	牛小姐谏父	一七八
第三十一出	五娘行路	一八二
第三十二出	牛相派人接伯喈家眷	一八四
第三十三出	五娘到京知夫行踪	一八七
第三十四出	五娘牛小姐见面	一九六
第三十五出	五娘书馆题诗	一〇一

第三十六出	伯喈五娘相会	一〇五
第三十七出	张大公扫墓遇使	一一三
第三十八出	伯喈夫妇上路回乡	一一七
第三十九出	李旺回话	一一二
第四十出	庐墓	一二四
第四十一出	牛相出京宣旨	一二七
第四十二出	旌表	一二九
引用书目		一三七

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卷上

題目①

极富极贵牛丞相

施仁施义张广才

有贞有烈赵真女

全忠全孝蔡伯喈

第一出

〔末①上白〕【水调歌头】②秋灯明翠幌，夜案览芸编④。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⑤，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⑥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⑦，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⑧，也不寻宫数调⑨，只看子孝与妻贤。骅骝⑩方独步，万马敢争先？

【沁园春】赵女姿容，蔡邕文业，两月夫妻。奈朝廷黄榜^①，遍招贤士；高堂^②严命，强赴春闱^③。一举鳌头^④，再婚牛氏，利绚名牵竟不归。饥荒岁，双亲俱丧，此际实堪悲。堪悲赵女支持，剪下香云^⑤送舅姑。罗裙包土，筑成坟墓；琵琶写怨，竟往京畿^⑥。孝矣伯喈，贤哉牛氏，书馆相逢最惨凄。重庐墓^⑦，一夫二妇，旌表耀门闾。

（一）题目——原无此二字，据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例补。明人改本，把这四句题目移在沁园春之后，作为副末的下场诗。

（二）末——脚色名。末有正末、副末的不同。戏文中无正末；金元杂剧中的正末，即相当于戏文中的生。这里乃指副末而言，为戏文中次要的男脚色。案：副末之名，在北宋古剧中早已有之，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引王直方诗话；亦即是唐戏弄中的苍鹘，辍耕录卷二十五「副末，古谓之苍鹘。」

（三）水调歌头——凡戏文中念而不唱，属于说白范围的，都是词，不是曲。故水调歌头也是词。下文沁园春同。

（四）芸编——芸香可以辟除蠭鱼，古人藏书多用之，故称书籍叫「芸编」。见梦溪笔谈卷三。

（五）幽怪——幽，隐暗之意；鬼怪之事，幽暗难明，故云「幽怪」。孟东野诗集卷十赠剑客李园联句：「照海铄幽怪，满空敲异氛。」

（六）风化——犹云「风教」，谓教令足以化民者。诗经豳风七月序：「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

（七）传奇——这里指戏文而言。错立身五出赏时花：「你把这时行的传奇，你从头与我再温习。」此戏文称传

奇之证。案：传奇一辞，涵义很广，唐称小说为传奇，宋元称戏文为传奇，金元称杂剧为传奇，以及明清人的戏剧也称传奇，从唐以来，其义已四变了。

⑧ 插科打诨——科，即科范，《西厢记》杂剧三本四折白有「双斗医科范」语，指戏剧中的动作而言，亦作「科诨」，见《辍耕录》卷二十五。惟所谓「插科」，往往指插入的诙谐的动作。打诨，指滑稽的说话，辽史伶官传：「打诨的不是黄幡绰。」亦称「使砌」，张协《状元》一出水调歌头：「若会插科使砌。」亦称「打砌」，古本董西厢卷三本《兰花》：「法师笑道休打砌。」案：砌，亦即是诨。迭用则云「诨砌」；独用则或称「诨」，或称「砌」。

⑨ 寻宫数调——这里的宫，当指宫调而言；调，当指曲调而言。古代以十二律和七音相乘，凡十二律和宫音相乘叫做宫，与商、角等相乘叫做调，共得八十四宫调。而实际上，在南曲中，常用者仅九个宫调而已；而且统称「宫调」，宫与调二者亦不复区别。每一宫调，又包括若干曲调；在南曲中，曲调可分三类：即引子，过曲，尾声。考戏文格律，自南宋初发展到元末高明作《琵琶记》时，已相当进步；然自明朝中叶，昆山腔起，腔调既变，格律日严，把它和戏文的格律相比，自然又有许多不同。明人不懂得格律在随时发展，往往把昆山腔之律去衡量戏文，觉得戏文处处不合律，便误认为它是没有格律的，并举这句「也不寻宫数调」为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认为戏文的联套，可以不管笛色的高下，不论曲调的性质，是毫无规律，随意乱用的。不知这里的意思，是说：看一本戏文的好坏，不要着眼于科诨，也不要着眼于宫调，首先应该从它的内容来判断；不是说：无宫可寻，无调可数。明人研究学问的粗枝大叶，往往如此，别人不必说，贤如徐渭，也所不免，他在《南词叙录》中说：「或以则诚，也不寻宫数调」之句为不知律，非也。……夫南曲本市里之

谈，……何处求取宫调，……盍亦姑安于浅近，大家胡说，可也，奚必南九宫为？」这是不从事物的发展去看问题，致有此误。

② 骔骝——良马名，周穆王八骏之一。庄子秋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

③ 黄榜——皇帝的文告，用黄纸书写，故称「黄榜」。元史世祖纪：「遣呂文焕赉黄榜，安谕中外军民。」

④ 高堂——谓父母。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十七送张秀才从军：「抱剑辞高堂，将投霍冠军。」

⑤ 春闱——犹云「春试」，古代贡举考试都在春天，「闱」，指试院。宋史赵安仁传：「三典春闱，择士平允。」

⑥ 鳌头——鳌，鳌之俗字；说文新附谓是海中大鳌。古代皇宫中殿陛_下，中间石上镌升龙及巨鳌。迎殿试榜时，状元所立之处，正当鳌头。见北江诗话卷三。故俗称状元为「独占鳌头」。

⑦ 香云——谓妇女头发。诗经邶风君子偕老：「鬟发如云，不屑髢也。」传：「如云，言美长也。」后世遂径以云作妇女头发的代辞。

⑧ 京畿——犹云「京城」。乐府诗集卷二十一隋虞世基出塞：「勋庸震边服，歌吹入京畿。」

⑨ 庐墓——谓作庐墓旁以居，古代于父母之丧多行之。案：后汉书蔡邕传：「母卒，庐于冢侧。」伯喈庐墓，却实有其事。

第二出

〔生○上唱〕【瑞鹤仙】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沈吟一和○，怎离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

〔白〕【鹊鵙天】宋玉○才多未足称，子云○识字浪○传名。奎光已透三千丈，风力行看九万程。○经世手，济时英，玉堂金马○岂难登？要将彩采欢亲○意，且戴儒冠○尽子情。蔡邕沉酣六籍○，貫串百家○。自礼乐名物○以至诗赋词章，皆能穷其妙；由阴阳星历○以至声音书数○，靡不极其精。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到不如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正是：行孝于己，责报于天。更喜新娶妻房，才方两月。却是陈留郡○人，赵氏五娘子。仪容俊雅，也休夸桃李之姿；德性幽闲，尽可寄痴繁○之托。且喜夫妻和顺，父母康宁。自家记得诗中云：「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今喜双亲既寿而康，对此春光，就花下酌杯酒，与双亲称寿。昨日已分付媳妇安排，不免催促他则个。娘子，安排酒，请爹妈出来。〔旦○内应介○〕〔外○扮蔡公上唱〕

【宝鼎儿】小门深巷里，春到芳草，人闲清昼。〔净○扮蔡婆上唱〕人老去星星○非故，春又来年年依旧。〔旦上唱〕最喜得今朝新酒熟，满目花开似绣。〔合〕愿岁岁年年人在，花下